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雨丝洒落湘江，长沙成了一幅晕染开的水墨画。“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杜甫千年前的行吟，至今仍仍在烟雨里流淌。江面上的薄雾如纱，轻轻笼着橘子洲头，笼着这座诗意与烟火的千年古城。

雨是长沙的常客，像一位任性的湘妹子。雨丝细如牛毛，斜斜地织着，将岳麓山的翠绿染得愈发深沉。爱晚亭在烟雨中若隐若现，仿佛藏着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的秋意，又似浸着朱张会讲的书香。湘江的水面起了涟漪，点点圆晕像谁在巨大的翡翠上敲出的音符，与雨打江堤的噼啪声交织，成了这座城市最寻常的背景音乐。

雨丝洒落湘江

滕建国

杜甫江阁的飞檐在烟雨中愈发古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诗句刻在石碑上，被雨水润得发亮。阁下游人撑着油纸伞，凭栏远眺，看江面上的船只在雾中穿行，像极了“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的意境。而太平老街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贾谊故居的檐角滴着水，与茶馆里的笑语、小吃摊的油锅声纠缠在一起，调和出一股子浓得化不开的市井烟火气。

忽然，一道闪电划破铅灰色的天穹，雷声贴着屋顶滚过，暴雨倾盆而下。湘江的水面翻起白浪，像一匹被风吹皱的绿绸。可没过多久，雨又渐渐小了，变成毛毛细雨，若有若无地飘着。岳麓山隐在了白茫茫的雾帘之后，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在烟雨朦胧中愈发凝重，仿佛能听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余响。

雨停了，西边的云隙里漏出一缕金光，斜斜地照在湿淋淋的街道上。湘江的水涨了些，流得也急了些，浑黄的水卷着上游的泥沙与故事，默默北去。街头巷尾又热闹起来，臭豆腐的香味裹着电子音乐升腾，解放西路的酒吧霓虹与千年窑火辉映。“长沙人，长沙魂，Party到早上结束。”张艺兴的《湘江水》在街头响起，唱出了这座城市的热烈与活力。

傍晚的五一广场，霓虹闪烁，人潮涌动。年轻的姑娘举着茶颜悦色的油纸伞，在长沙国金中心的雕塑下拍照，银铃般的笑声撞在玻璃幕墙上，又弹进巷尾的臭豆腐摊。“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笔下的扬州夜市，此刻成了长沙的真实写照。火宫殿的臭豆腐在油锅里翻滚，臭香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而不远处的坡子街，小龙虾的红汤正冒着热气，围坐桌子的满哥划拳行令，塑料杯碰撞的脆响，盖过了街边歌手的吉他声。

夜深了，解放西路的酒吧里依旧灯火通明。电子音乐的节奏震得人心脏发颤，年轻人在舞池里尽情摇摆，而巷口的小酒馆里，有人正就着花生米喝着啤酒，听老板讲老长沙的故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的豪情，似乎还留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只是换了种模样，在深夜的酒里，在年轻人的笑声里，静静流淌。

当月亮爬上天心阁的飞檐，长沙的夜渐渐安静下来。古城墙上的炮弹痕迹，还在诉说着过去的历史，而城楼下的卤味摊，依旧亮着灯。老板正收拾着摊位，准备回家，而湘江边的路灯下，还有情侣依偎着在看夜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在长沙的夜色里，从未褪色。

长沙的美，美在烟雨朦胧的湘江，美在千年传承的文脉，美在市井巷陌的烟火。它是屈贾辞赋的发源地，是岳麓书院的所在地，也是一座被烟火气焐热的城市。“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宋祁笔下的盛景，至今仍在这座城市的街巷里流淌。而那些藏在烟雨中的唐诗宋词，那些街头巷尾的歌声，像撒在湘江里的星星，在寻常日子里，闪着温暖的光。

大美长沙

汪争供图

在路上（组诗）

远人

写作

我每天写得很晚
写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里面有很多陌生的地方
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
我试着用耐心，看清他们的一生
在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里
我会放进自己的某些经历
像将一朵不起眼的花
放进无边际的草原
很多人不会看见它
或许也有人会凝视片刻，然后
在很久以后的下午或傍晚想起它
有时用微笑，有时用感伤

看见一座塔

看见一座塔时我忍不住想
我不能再登上去
我已不再年轻。这座塔
经历过几百年岁月
它始终不知道自己是塔
而我已慢慢知道我的能力与局限
很多时候我已心平气和
我不知什么时候我已没有了悲伤
也没有征服的欲望
对很多事物，我只选择看一看
就像对这座塔，我看过后离开
我已能假装一种高度并不存在

这里有些草垛

这里有些草垛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远处有轮夕阳，在看不见的地方落下
一对夫妇在草垛旁割稻子——
他们右手的镰刀
伸到稻子底部，左手抓起几把
利索地一割，泥土上顿时
出现整齐和发亮的根茎
我惊异他们动作的熟练
惊异这成群的草垛慢慢增加
我不知他们要割上多久
夕阳还没有完全沉落，他们的脸
一半陷入黝黑，一半还是深黄

山里的流水

在山里，流水的声音
把你吸引到一座小桥之上
当你看着流水，流水还是
像往日一样流淌

落叶和树枝

滑过它的表面
数不清的石头在水底
暴露出它们的形状和色泽

你双肘撑上栏杆

看着这流水，在你凝视中
一个逐渐清晰的自我
奇迹般浮上了水面

妈也许早已发现属于自己的少女已死亡，可她还是想尽力靠近一点点，大叔也知道格子衬衫、牛仔裤唤不回青春，那只是他当时当境下所能想到的体面。

而初夏是步入能洞察到诸如此类的踏板，无数的触角会在接下来的奔跑和坚持里生长起来，拍打着骄阳骤雨，冷热阴阳。就像眼前如羽毛一样起舞的新叶即将要面临的，它们脚下栉风沐雨数季的老树干，就是它们的信仰和未来。新旧自然又必然地在这个季节交融。每一步都是发现，每一步也是证实和建构，每一步都有属于这个季节同时也是所有季节齐心协力才能孕育出来的新意。

这是另一种食物香，它能够令我的思维像鼓涨的帆，告诉我扶摇直上的风箏接近天空再回归地面并不是坠落，而是使命的一部分，收线休整或绸缪下一趟的出发，同样是；会告诉我清晨的湖面和忙碌的渔民入画并不是对背后辛劳的遮蔽，而是另一种角度看烟火人生，平凡的也可以是超凡的。我想起在我目睹那个令我垂涎欲滴的绿色餐盘时，我尚没长出丰茂的触角去拍打人世的沉默与喧嚣，好在记忆帮我记下了那一刻的渴望与遗憾；我后来是在枝叶扶疏和渐次蓊郁的时候无数次地在记忆里凝视了自己的血肉城墙。

杨炯在整理亡友遗作时，他以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岁月已成滚烫的绝响，意气风发的初唐清音已弦断音绝。但是他看不见的远方，有一个声音响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声音不仅懂得，且是接续与生长之气象。

夏的脚步里，有无数这样的声音，似孕育馥郁醇厚的先兆。

片沸腾。校长与老师组织我们列队，打着红旗、举着彩幅，沿着乡间小路走村串户，分享心中的喜悦。我们走过田埂与村落，稚嫩的欢呼响彻乡野。

每到春天，生产队便忙着育秧，杂交稻需人工授粉，大人们持长线在稻田里轻拉，拿竹竿在稻田里驱赶，让稻花雌雄相交，这便是当时乡亲们口中的“拉花”，也是保障收成的重要环节。年少的我不懂其中科学，却记得那郑重的劳作场景。推广之后，稻谷产量大幅提升，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禾秆，乡亲们的温饱终于有了可靠保障，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踏实与欢喜。

小学毕业，我升入县城中学读书。那段裹挟着乡愁与委屈的少年时光，有良师点灯引路，有表姐暖心守护，有时代暖意涌动，更有田野间的温饱希望。那些刻在资江风里的思念，松树林中的书香，乡间路上的欢呼，稻田里的新绿，早已化作生命里最动人的怀想，永不磨灭的乡土印记。

暮然回首

上的那一刻，简直是百转千回后的生动传奇。

越走越远方、深入，越走越滋味浓厚、视野宽广。

我曾在车上撞见把嘴唇涂得猩红的大妈，她着少女的黑短裙，上面缀有蕾丝花边，属于她的少女夭折在她脚下，她没看到；见到把格子衬衫挟在牛仔褲腰里，用礼帽遮住灰白头发的叔叔，他的肚膈凸起，像数十年经风雨雨后来消的块垒，青春早已在他腰间和发色里消亡，他仍在亡羊补牢。我因为承受不住修饰难掩底色之苍凉的现实，把眼睛挪开了一点点。在那一刻，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察觉到了我们的殊途同归——在脆弱面前，我们都低下了不堪重负的头颅。

脆弱是无力的，让人承受不住哪怕是一缕目光。好在旅程不够长，我们很快各奔东西，从此不见。今后再遇见这样的他们，我会本能地拉开一点距离。可是这样的后果便是，我离一种现实越来越远，和他们之间的行程无法继续。

所幸人生之旅还在继续。一个又一个夏天，一趟又一趟装满遇见与际遇的时光，让我像回归原色，往深处抵达的草木般渐次饱满。我看见王勃被贬蜀地再赴交趾，途中写下集经历与感悟之作《滕王阁序》时，被呛出泪来。当初少年多意气，撰《指瑕》十卷辩颜师古所注《汉书》，《檄英王鸡》连末笔的收梢都龙飞凤舞。杜甫行至不惑仍感那未达成的，直至在踏破铁鞋终觅到的左拾遗位上因言获罪被贬逐，才知“再使风俗淳”的求索只能是活着之上的理想。当王维泣笔《凝碧池》，“摩诘”之深意，他应该悟得了。我想那位着少女裙的大

法浅显易懂，如明灯照亮文字之路。正是这份启蒙，让我深深爱上语文，这份热爱与功底一路相伴，直至大学。因中学打下的坚实基础，大学里教现代汉语语法的胡教授对我格外赏识，课堂提问总先点我名，那份被认可的欢喜与自豪，至今想来仍心头温热。

校园里亦有温馨和浪漫，冲淡了岁月的贫穷与苦涩。年轻的肖丁英老师容貌清秀，她的男友是驻守海南的海军营长。偶尔，营长身着笔挺海军服，头戴缀着蓝白帽带的军帽，在校园里缓步而行，英气逼人，让我们满心敬佩。肖老师与海军营长的爱情，在同学间传为佳话，满是羡慕。那是年少的我，第一次朦胧地窥见青年男女的甜蜜，为朴素的校园，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

我们班不过三四十名同学，人数不多，却相伴走过最难忘的小学岁月。我衣着朴素，甚至带着几分破旧，却因成绩优异，在同学间赢得尊重与钦慕，在异乡校园里寻得一份难得的底气。让我感念一生的，是同行的表姐马芬妹。她长我几岁，却对我呵护备至，总以我的好成绩为傲。彼时学校注重劳动教育，挖土、挑土、挑河砂、捡茶籽等皆是常事，就像那个年代许多乡村小学一样，勤工俭学与劳动实践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劳作中体会付出的意义。我自幼体弱，干农活笨手笨脚，每每陷入窘迫，都是表姐默默上前，替我完成繁重任务，帮我化解无数难堪。那份年少时的守护，温柔了整个异乡求学的时光。

后来，时代迎来转机，压抑许久的人们终于迎来舒展的日子，校园里也一

夏的味道

宋清平

初夏的新绿是开篇，阳光也尚轻浅。淡绿的叶子在阳光里闪烁其词，在风中摇头摆尾，充满少不更事的张扬。它们暂时不知道，有一天这些快乐将在骄阳下逃离，那未曾离去的才会积攒成帮它们抵挡骄阳的甲胃。好在这一刻还在路上，生命的喜宴因短暂而新鲜，它们尽情释放着喜悦与欢欣。

水洼里的泡沫，四月的柳絮，凌晨两点街头喧哗的青春，像枚炸弹般横扫整条街的摩托骑士和车声，都像它们。它们是轻俏的、简单的，在这片时空里飞翔。生命在这个大有可为也将大受锻造的季节里，与世界相遇，与彼此相逢，变化、生长以察觉不到的速度更新、充盈着它（他）们，也生动着这一通往盛夏的“列车”。

更像一列绿皮火车。
我记得曾坐过一趟短途绿皮车：像菜市场一样自由，你不大点声说话，你的声音简直无法盖住因为没空调而打开了窗的汹涌风声，以及随风搏斗的其他人声；用买小菜一样的价钱，就能坐一趟像长途公交车似的绿皮车，还等同于买了一车只有深入菜市场、穿行于苍蝇馆子和浸淫于深村里巷才有的内容——贩夫走卒起于针尖大的买卖，求医求学的艰难与少年不识愁滋味、走亲访友的俚俗交谈，临时牌局上张起的萍聚之帆，等等。它是众生俱在的浓缩，不仅可以坐，鸡鸭鹅一律可上，人在谈笑，鸡鸭鹅也在高歌。一个流动的袖珍的市井，就这样被几十个轮子带着，飞越城乡，穿山入隧，重新出现在原野

那一场无妄的变故，硬生生将我与故乡割裂。彼时我不过十一二岁，尚在懵懂之年，便被迫辞别故土的小学，渡浩荡湘江，去往河下游对岸的马家冲小学寄读，唯有姑妈一家，在异乡为我遮风挡雨。

年少的乡愁，是刻入骨髓的疼。那些日子，我总独自徘徊江边，望着对岸巍峨的青山，痴痴凝望故乡的方向。山脚下那条蜿蜒小路，我总幻想着有父母劳作归来的身影，有乡邻缓步走过的踪迹。资江水悠悠东流，载不动少年满心牵挂，那不是简单的思乡，是骤然与故土决裂的酸楚，是无人可诉的委屈，绵长又锥心。

马家冲小学藏在一片苍翠的松林间，地势沿坡而上，四栋红砖楼梯次排布，拾级而上，便是琅琅书声。在那风雨飘摇的年月里，这方依山傍水的校园，成了我苦难时光里最安稳的庇护所。纵使世事纷扰，这里的老师们仍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用学识与温情，护住了一个少年的求学之路。

教数学的肖老师治学严谨，一笔一画、一题一理都教得透彻分明，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的数学成绩始终拔尖，学得扎实而通透。教语文的陈老师为人低调谨慎，从不张扬，却有着极深的教学功底。他自编的语法口诀，我至今烂熟于心：“主谓宾，定状补，主干枝叶分清楚。定语必居主宾前，定前为状，谓后补。”他教我们划分句子成分，拆解语言结构，方

乡土印记

张建安

细碎的坚守

姚茂椿

阳光在连天的雨后特别舒心，清爽，朗润。连绵阴郁被一把拉开，公园小区绿地步道，渐渐热闹。我感触尤深的，不是忽快忽慢、或走或停的游人，也不是高处的满枝花朵、艳丽色彩，却是路边脚旁铺展的细碎嫩绿。星星点点，有的举着似有若无的金色蓝色白色花朵，若蹦跳的音符，吸引放慢的脚步。

何时开始，如这些细小花朵的一些事物脱离我们的注意，在人生路上消失了踪影。我们出走多年，归来仍忆远去的童年。一点一点成长，底色是勤劳和善良。父母的言传身教，学校与身边小社会的培养影响，好像路边这些毫不起眼的细小花草。

乔木灌木之下，也有绵密的生命，茂盛的思想，它们的表达一直都在，而我们却视而不见。它们品类繁多，我大多上叫不出名字，但也有熟悉的身影。比如四叶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从没有夺人眼目，某天我翻出对它的介绍，突然共鸣起来。四叶草生命力顽强，湿润的草地林下路边，即使艰难的石缝，也挡不住它生长的脚步。在现代流行文化中，有人视它为“幸运草”，由爱、健康、名誉和财富四片“叶子”，构成人生的成功和幸福。要得到这些“幸运”，我认为起码应具备勤劳和善良。

童年时跟随生产队集体劳动，既是大人带小孩，也让小孩了解父母老人的艰辛劳作。收割稻谷，大人分成割谷的打谷的，要抢农时，难免遗下一线两线稻穗。小孩三三两两跟在后面，提个小竹篮，捡拾一线两线金黄的稻穗，使山里童年有些快乐和满足。劳动中，有的大人有意多留几线，却被小孩们主动交回。人们没有占集体便宜的想法。上学后开展教育的学雷锋做好事，还在我们心里播下了勤俭良善、利他和奉献的种子。

城乡发展，繁花似锦。绿色的基调像春天的进行曲。一些极不显眼的花朵融入我们的目光，像那些我们多年没有刻意赞美的优良品质，默默参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我们的成长，作着时代前行的交响。

春夏时节，人们会在晴朗天走进大自然，好些人还扎堆去看油菜花海、杜鹃花海。手机相机张开镜头，视频抖音忙个不停，把宏大的场面渲染得特别盛大有如过节。即使你不太喜欢热闹，也禁不住敞亮的诱惑，凑拢去，作着心情思绪的回应。

日子并不是每天的花海，更多是细碎的场景片断，涉及着生活的只言片语。诗与远方从高处走来，进入烟火气的亲情，踏实的劳作和可以触摸的梦。我在某天的雨后蹲下，目光从高大的乔木收回，掠过开过花朵的山茶、嫩红色的柃木，无声落在植被的低处。

满天星、马蹄草、破铜钱、小箭草和小飞蓬……许多叫不出名字，却像每天见到的不同过客。这些浓缩的、微小版的花草，一直默默伴随我们而得不到关注。没有赞美，没有青睐，没有肯定，也没有理解。它们一如既往，宁静走着低处的道路。匍匐身子，在湿润的林下路边，散发淡淡的清香，如先辈与我们一直坚守过的人为人处事的细小道德和要求。它们曾在一些时段，叶形圆润，春意盎然。眼前的蒲公英，像迷你的微小版的向日葵，除了叶片，株茎高矮大小的区别，还像当年山间常见的野菊花。把我的思绪引回过去，慢慢回忆一些消失的风俗和往事，回忆乡间曾经盛行的公序良俗。

地面绿色苔藓铺开，细如绒毯，阳光下泛出深浅不一的色泽。斑驳的阳光，照亮枝叶的生机与沉静，擦拭岁月的阴影，美好的自然步入深邃静谧。残细的枯枝黄叶，衬托着身边蔓延的翠绿。

我再次弯腰，为那些细碎的坚守，仿佛欣喜置身其间。生命和思想翻着有层次感的波浪，露出野趣，泛出清新。内心的世界如春天般蓬勃，重新铺展开生命的细小山峦、河流和道路……

万家灯火

